

溶入國語的上海話

童世璋

——苗頭·派頭·噱頭·擺平——

國語中流行的方言

有些上海話已經滲透到國語裏來，甚至溶入文字，顯得非常活潑而有趣。

我們經常聽見有人朗朗上口，或出現在新聞及標題上，人們都習慣了，接受從上海這一大都市前所散播的語言。

有那些上海話這樣出風頭呢？舉例言之：有「苗頭」、「派頭」（派讀如怕）、「噱頭」（不讀國語注音的決，而讀如雪）、「野鷄」（「黃牛」也是）等等和「擺平」——這些是隨着生活而來的。

另外還有隨着經濟而來的，如「頭寸」、「軋頭寸」、「漲停板」、「跌停板」，漲跌停板可以引伸，例句：「×××這傢伙拆爛污（亦上海語），大家瞧不起他，他現在跌停板了！」

上海人說苗頭：「送個人交關聰明，花樣景多，苗頭勿是一眼眼。」

苗頭可以「軋」出來：「伊拉（他們）抬轎子，我軋出苗頭哉。」

上海人講派頭：「伊西裝革履，手拿史狄克

（手杖），派頭一絡。」

派頭可以「擺」出來：「送個人擺派頭，住的是洋房，出門坐汽車，講言語官腔十足，派頭大（讀如杜）來兮。」

噱頭：「送個百貨公司夏季完了又做秋季大減價，哈格折扣？色（都）是噱頭。」「送個人講話轉彎抹角，指東說西，指南說北，交關有噱頭。」「這個滑稽滑稽的會陰噱，噱頭造反。」

噱頭是可以「要」的：「伊門檻精，騙死人不填命，專門要噱頭。」——如今賣房屋的廣告走這條路，而且青勝於藍。

「野鷄」的發源地呢？民初發源於上海花煙間，就是文人筆下的山梁雉妓，其大本營，南市在小東門、十六舖一帶：北市則在泥城橋、勞合路一帶，遇單身男子，每每強拉入內。我以往在泥城橋、四馬路一帶，看到野鷄列隊分立於馬路兩旁，等待生意，老鴇用江北口音大叫「來噓！來噓！」發現巡捕來了，則羣鷄亂飛，吱吱喳喳地叫。

據海派文章作家盧大方兄告：「在那一羣野鷄中，有比較優秀的一種，則不參與排隊行列，

而坐在一輛包車之上，由車夫拉着，用最慢速度巡行，等待冶遊客的獵取，上海人嘗有一個口號，凡對事物之不正當者，概稱之曰「野鷄」，因稱那種特殊包車謂之「野鷄包車」。寧波人在挖花（一種紙牌）賭局時，喜歡邊賭邊唱，有唱詞云：「野鷄坐包車，假充小老婆（即今之細姨也）。」

由此延伸發展而成為今天的野鷄車，曾經鬧得天翻地覆，如今又使主管機構焦頭爛額，追本溯源，良有以也。

曾有幾位保衛國語的先生，認為上海話滲透國語，有損國語的清純度而不表同意。

據我所知，上海話滲透國語者並不多，僅只是關連大眾生活而富有一般情趣者方得入選，若干地方色彩濃厚者則不得其門而入，舉例說：

「阿木林」（笨頭笨腦）

「阿屈兮」、「壽頭碼子」

「白相」（玩）

「白相人」（流氓）

「勿連牽」

「油炒飯」

「仙人跳」(部份引入，報上常見)

「小開」(大老板的兒子)

「拆白黨」

「軋餅頭」

「塌眼藥」(等於眼睛吃冰淇淋)

「拋頂宮」(在橋上搶坐車人的帽子，如今小偷生活水準提高，犯不着做；僅「三隻手」較有人說)

由此可見，國語之溶入方言是有選擇性的，並非一禮全收。粵式茶樓一聲「埋單」(非「買單」，中國人最客氣，着搶付賬而不讓客人搶去，亦不令客人知道，故曰「埋單」)。如今茶樓、各地餐館、西餐館酒廊最為風行；還有「五五波」，也由球場延展至選舉；但廣府人那些特色語言、特造的字如靚、𦵏、好𦵏、有(有字挖出兩小橫等於沒有)都進不了國語。

我們似乎不必擔心上海話及各方方言滲入國語，因為人們有智慧、有選擇，不會破壞國語的純度；而小小滲入，却別饒意趣，可以活潑我們的語言，調劑我們的情趣，讓他自生自滅、自來自去好了。現在青年人創了一些辭彙，經常掛在嘴巴上，譬如說

發於舊的：「太棒了一！」「蓋」。

出於新的：「這部影片亂沒水準的。」「我今天做了一件糗事。」「糗！」「當了一！」「出局！」

看這些橫行到幾時？也許三年五載，它就煙消雲散。其實，在充分開放、開發的社會中，語言必然隨着開放開發而變化，莫之能禦。(甚至

於，一些國語文出現了洋式結構，人是中國人，事為中國事，話是中國話，文為中國字，但其作品却似洋語文的直譯，這問題比較值得研究討論。我一向喜歡侯榕生女士的作品，因為她已是美國公民，但她却寫的純純的中文。)

看來，像上海話僅僅軋進來一眼眼，可以用句上海話表明態度：「當伊𦵏介事。」

擺平四種意義舉例

許多人士喜歡說「擺平」、寫「擺平」，却不一定知其淵源，值得探索。

「擺平」在上海話最多色彩，最有意境，並非簡單的「擺平一件事體」而已，甚至於，它曾經形成為上海租界上人物的人生哲學：做人以擺平為首要。

分析「擺平」，可能發生於四義：

一是仲裁調解——兩方有過節，請出一兩位道行高、輩分高的人物作裁判。兩方問得你死我活、天翻地覆，而大亨「閒話一句」，就可能雨過天青，化干戈為玉帛。

這句話源出自黑社會，我讀中學的時候曾隨一位父執參觀「吃講茶」(在茶館中乃極少數的空子)，滿堂的茶客，涇渭分明，亨字輩坐高位，兩方發言必先鞠躬、行傳統的禮儀，用言辭陳述，內容記不清了，不過是一小小過節，小小恩怨；亨字輩聽了後，即用言辭判決，先將兩方都責罵一頓，然後宣佈：由輸了的一方擺三桌酒(當然由他坐首席)，今天滿堂的茶錢則由勝方付清。沒有看見紀錄的人，倒也簡單明瞭。

末了一段精神講話，却記得一些，除江湖話以外，好像有：「你們阿心服口服？」(雙方答道：「服貼」)。「好，打也打了，鬧也鬧了，說開了就算了！」「迷霧弗開總有雨，言語弗開總有鬼。」「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最後他一聲長嘆：「今朝總算擺平哉！」顯出志得意滿的神態。那位父執告訴我：「如果幫會裏鬧發生事情，譬如欺侮同門兄弟的妻小，那就依幫規處理，氣氛嚴重，不會用這種吃講茶的方式解決。」

二是殺人、把人放倒之義——例如：

小痞三(乞丐)叫道：「儂勿要老三老四，我開(揍)儂，識相點，小心我撥儂擺平在水門汀郎(上)！」這樣叫的，虛張聲勢而已。

老大吩咐小五：「伊太勿上路，擺平伊！」上海人第三人稱曰「伊」，與閩南語同源。

弄堂裏廟傳出消息：「小赤老(鬼)已經被××幫擺平哉！」這不一定是死了，也許跪在地上求饒，或者小赤老裝死倒在地下，形相是：被擺平了。

江湖好漢，真正被人擺平是不容易的；他雖中了鎗彈，或遭了三刀六眼，為了保持英名、樹立形象，也會咬緊牙關、挺起脊梁，決不會受一點傷就伏倒在地上，落一個喬種之名，一輩子被人瞧不起。

三是得到女人之意——

白相人色迷迷地說道：「送隻亮子(女人)交關漂亮，我要想法子擺平伊！」

舞客自誇地說：「××大班(此間大班之名，係從上海傳來。)手檔下的白蘭，已經被我擺

平過哉！」

「伊雖然裝得三貞九烈，好像名門淑女，其實只要有銅鈿、金鋼鑽摔下去，照樣可以擺平。」

擺平意指上床，但對任男人低價宰割的野雞，就不這麼講，殺雞勿用牛刀也。

沒有人這樣講：「我今朝要把妻子擺平！」這是廢話，因為「一床鋪不蓋兩樣人」，晚上自然睡在一起，勿庸擺平。

「擺平」是以男人為中心的說法，沒聽說女人要把男人擺平的。

四是人事的調整，譬如「將人事擺平，要把他們擺得四平八穩。」如果內部發生了糾葛，就叫「擺弗平」。

雖有以上四義，但仍以仲裁、調解、排難解紛為主。依我當年參觀「吃講茶」的體驗，及與幾位上海大亨的公子同學交換心得，「擺平」保有基本原則和程式。他們以江湖義氣為先，崇拜關老爺羽，而輕視奸雄小人；佩服楚霸王，而輕視膽小如鼠之輩。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是非標準，主要即是義字，先判義與非義，再論行為，凡合乎其義的標準者多佔上風。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套的思維方式，大家共同依循。

我發覺他們「擺平」的基本原則及思維方式有五：一、仲裁者以威望懾人，條件是交代清楚，條理井然，像四川袍哥所謂「把言語拿順。」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三、必要時下決心，所謂：「下不了無情口，做不了解勸人。」四、

簡單明瞭，避免二審三審，所謂「話在此地說，就在此地了。」五、當堂了斷，所謂「既和不講理」，一經和解，就不再背後評論是非了。

我更發覺：他們一般不以國家民族利益和法律作為是非標準及思維方式，唯有當某一項愛國運動成為潮流以後，譬如不買日貨，不替日本人做工，他們一經響應就嚴格執行，凡違背者必予嚴厲之處罰，簡單明瞭，立竿見影。

杜月笙生前，「閒話一句」，一諾千金，名揚四海，他一生擺平了許多複雜糾紛，受到敬仰。有時候，他是犧牲自己，成全人家，萬金不惜，據說：我方某一謀報人員被敵偽特工部捕獲，親友求之於杜月笙，他輕描淡寫地說：「送個身體讓我來擺平，閒話一句。」結果他典押房產，送給特工部頭腦大條數十根，才放人、擺平。事後又不讓人知道，受惠者曾在重慶請謁當面致謝，他說：「那有這個事體？我那能（讀去聲）勿曉得？」類此甚多，有時候杜先生為了擺平人家的事，而弄得自己週轉不靈，他就是如此豁達大

度，方能樹立擺平的最高權威。

不過，一般黑社會無此認識，無視法律尊嚴，他們「關起門來才說真話」，每每作些違法的不擺平方式，而妨礙社會的安寧。

我們今天說「擺平」，也包含了正當的平與不正當的平，譬如說：「某機關首長官運亨通，手段靈活，無論出了什麼大事情他都能擺平。」其實呢？他根本不以國家利益、機關紀律及效率為先，只是基於本位主義，選擇對個人安全有利者而為之，花言巧語，巧着先鞭，捧拍上官，壓制部屬，真假揉合；發生了弊案，則盡量掩飾（必要時為違法者想條出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似此「擺平」，有何實質價值及意義？反成為害羣之馬，實足以生損害於國家社會。

我認為擺平首需心理平衡，應以國家利益為先，守法重紀，公開公正，對人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正確明快，方是高級擺平，而為擺平之菁英，所以我們對「擺平」應知有所選擇，有所為亦有所不為。

編輯報告

△四月四日為國立中央大學在臺復校主持人物理學前輩戴運軌教授逝世周年，戴教授一生擴展物理學研究的事功，影響深遠，貢獻甚多，曾被教育界稱譽他為「科學人才的播種者」，民國六十二年自中央大學理學院長任內退休後，曾撰八十回憶錄，將大部份文稿交由本誌獨家刊載，為紀念戴教授對中國科學教育的

編者

偉大貢獻，本期特隆重推出學術界人士蔣彥士先生、潘振球先生、李昌樞先生、高化臣先生、鄧傳楷先生、劉源俊先生以及戴夫人田蘊蘭女士的大作，以供讀者參閱追思懷念。

△本期又因稿擠，王成聖教授、馬驪珠女士、宋炯將軍、林新先生、陳士誠教授等的作品將延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